

卷七十八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七十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文庫藏
義補卷第七十八

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頤曰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聲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該理出於天而具於人者。為道為德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苟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咸為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

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炎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上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上自為俗也。

臣按國上自為政家上自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禮義興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援以

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輔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違如此則億兆家如一家千百國如一國千萬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出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陳祥道曰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一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禮刑出於上而行於下諸侯當無事之

而行來朝之禮則稽考其禮之行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違僭者乎違僭則亟改之實正其刑之用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則亟正之若夫德之為德則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德以為政教而侯國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異同焉則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則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鄭玄曰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

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
方慤曰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一
道德而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雖同一其天而各異其地
惟其地之異是以所習者不能無異焉此其所
以有異俗也聖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圖治必
反其習之異以歸之同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
俗矣何也蓋蚩蚩之民所生於地者其氣雖異
而所稟於天者其理則同彼以其氣之偏而異
其趣向吾則本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理抑其

偏而返之正合其異而歸之同使天下之人同
其趣向而無彼疆此界之殊是豈別為一種巧
妙之法出於其性分之外哉無非因其固有之
理使復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與之以性人
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者謂之德各由其
所由自以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為是而不知
其所由者非所當由其所得者非所當得人人
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
紛紛不同也聖人在上則設為學校建立師儒
本義理以為教條著經書以為教法必則古昔

必稱先王。必明聖人之道。諄諄然而播告之脩。切切然而申明其義。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已。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則政令之所必禁。刑罰之所必加也。如此。則營東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雖異而不異。其行風俗豈有異同者哉。吾見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習。處處同其所尚矣。風俗豈有不同者哉。然則風俗所以同者。夫豈無其故哉。上文有曰。脩六禮。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吾脩吾之禮。則凡吾人自幼而長。自老而死。皆有所據依。以慎終追遠。會合交接而彼禱禳。追薦髡首絕類者。自不為矣。吾明吾之教。則凡吾人由親而疎。由內而外。皆有所聯比。以尊尊親親。長長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脩而教明。則道德一矣。然其散見於人為者。一有過焉。則有以悖禮而傷教。而

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矣。故又有八政以齊之焉。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而不敢習為異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為邪異。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若遠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異。改常均齊方正。咸惟道德之歸。此天下風俗所以常同也。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頤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史伯璿曰。專治而欲精之。言精於其學。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能棄君父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

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異端之說者。其固蔽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士。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

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為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於顛冥之地其為人切矣

臣按風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在益

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非謂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為彼之人之能也彼窺吾之所有者而盜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往往訐其所短而較以是非謂彼之所為者近是於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攫取人之物而竊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竊

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也。彼之祈禳竊吾祭薦之禮也。彼之追薦竊吾殯虞之禮也。吾用其真者則彼覺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於異端亦云。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蓋道德其理也，而禮則其理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終，非得為則不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獨不敢為，且不暇為，而亦不屑為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也哉。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

罷奏可

臣按為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為政而振其紀綱，為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失，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衆，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攝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天下何由而統於一也？聖人有見於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說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為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自皆以為道德也。然皆

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為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為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為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為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彼安肯非已之所是？而是人

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

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秦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于世道亦豈細哉。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譌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傳其間不能無繆穴。博士馬

遵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呂祖謙曰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玄王肅之徒其說猶存猶有可見之美。自孔穎達集衆家之說為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矣。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譌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哉。

是以自古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
風俗為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必然
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
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
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為據。下之人。有不信
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
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粹之用。以頒布天
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
是。則為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為道德之歸。而風
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
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而穎達不足以承
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允則亦何益之有哉。穎
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
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

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
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
朱。書生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
陳皓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

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識諱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于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城棄典文幽沉於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

禮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於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

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其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

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脩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

一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國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儲其闕廢。其發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脩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臣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里。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千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

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脩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定為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其勢目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覺彼法之勞攘。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英君誼辟有志於扶世教。闢邪說者。出於其間。舉韓子所謂人人火書。

廬居之說。棄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教。禮義之俗。頽然復矣。

脩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有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

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議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

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質况楊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隱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復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

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
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鬪勝耳解經而炫奇
鬪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
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
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
物焉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
乞勅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并示以
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
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
明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一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
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
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
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
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
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
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蓬蠱起於
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八
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百家衆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君處靈臺之中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為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則學有統道有歸所守者同一道所傳者同一說矣

程顥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姦不止官雖冗而

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凡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置其廩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

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徃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

進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為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壹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脩學校之政俾其掌天

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之心。之趨嚮。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為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冠于一時。為內外所推重者。卽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

學材良行脩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群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為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

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

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為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就。受教者有成。

德而推其所得以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為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

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

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為學者不駕虛而翼偽脩辭者不厭常而喜新七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溫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臣取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為

九重告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自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則彼所謂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見彼之非。政不必拘拘。然而與之較負勝也。吾道既明。吾黨既衆。則

無所至成俗。不日而復三代之舊矣。
以士一道德以同俗